

東北風雲錄

(廿一)

(本文插圖刊第139頁)

張學良 · 張作霖傳奇

● 陳嘉驥

由湘南輾轉到湘西

張學良因爲一東北籍砲兵中校副團長的敬禮事件，由蘇仙嶺遷到郴縣鄰縣永興縣高亭司鎮住了約摸個把月時光；當時武漢大會戰正打得如火如荼，日軍連遭重挫，復於十月初旬在右翼德安附近，被關麟徵部隊打得遍體鱗傷，四個聯隊被殲滅。日本爲打開僵局，於十月十二日，匆忙間在我國廣東大亞灣登陸，並於廿二日佔領廣州，有循粵漢路北侵之勢。此時湖南的永興已非大後方，張學良於是奉命遷往湖南省西部內奧地區的沅陵。

張學良到永興高亭司鎮才個把月就又要遷離，心中沉悶，當警衛告訴他將去沅陵時，他指着掛在牆壁上地圖說：這是東北，這麼好的地方不知被日本人搞成什麼樣子了。接着又在湖南地圖上指着說：我們現在在這裏，我們要去沅陵在這裏，照這個樣子我們在沅陵又能住多久呢？張少帥等於民國廿七年十一月初從永興高亭司鎮出發，張少帥坐車由司機張阿采開車，開了沒有幾里路，少帥一時興起換到司機位置上自己開起車

來，一直開了百把公里，在耒陽附近把一名五十多歲老樵夫撞成輕傷。老樵夫一直嚷着說我的腿斷了，我的腿壞了，大家下車一看，他只是皮表之傷，少帥給他三十元法幣了事。

軍事委員會指定少帥新居在沅陵的鳳凰山，當抵達沅陵時到處都是逃難的難民，秩序紊亂到了極點。沅陵雖處在湘西內奧，但地位十分衝要，政府在沅陵成立湘西行署，統籌抗日時期湘西軍政事務。民國三十八年，國軍情勢逆轉之際，蔣中正委員長命宋希濂率大軍廿餘萬坐鎮沅陵拱衛四川外圍，但不旋踵亦歸失敗。鳳凰山距沅陵只兩華里風景幽美，山路早經修整，雖曲折但不難行。爲了張少帥定居問題，軍統局長戴笠親自到了沅陵部署一切，軍統局本來在沅陵就設有辦事處，並設置了郵電檢查人員，臨時又加派軍統局要員黃家持爲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處長。當一切佈置停當，戴笠送了一些食品水果給少帥後，就轉往他處。

蓋當時是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初，戴係在主持武漢撤退時破壞軍事設施免資日寇後，並在武漢郊外橋口迎接最後撤退的中央社名記者律鴻起

，並予律交通安排後，即耑程前往沅陵探視少帥，然後轉往他處。抗戰時期中國人的抗日精神，至今仍被國人所樂道而念念不忘，中央社記者律鴻起在日機轟炸下及長江日本軍艦砲攻擊中，步行於武漢市區硝煙瓦礫中，一直等到十月廿五日蔣中正委員長飛離武漢時，才在武漢發出蔣委員長告全國同胞書，藉以戳穿日本於十月二十三日即行佔領武漢之謊言！

鳳凰山由於山路曾經經過修整，下山甚爲方便步行即可，且與沅江近在咫尺，張少帥幾乎每天都要在河邊釣魚。因此被內遷的江蘇醫學院和國立藝專的學生發現，知道這位經常在河邊垂釣的瀟灑男士，就是曾經叱咤風雲，掌握黃河以北中國半壁江山的張學良少帥。於是張學良在沅陵的消息迅速傳佈出來。因此警衛人員爲了安全，張學良出外釣魚都是由警衛人員，陪着坐船到稍遠地方去垂釣，經常都是把釣到的魚就在船上烹調食用，倒也別有風味。這時，因爲抗戰失利，國軍逐步撤退，同時遭受日軍封鎖，物資取得困難，對張少帥供應當然大不如前，他也知道抗戰正步入艱困，所以並無怨言，經常在鳳凰山上居

所面對地圖，有所喟嘆！

在貴州的幽居歲月

張少帥在沅陵鳳凰山待了沒幾個月，由於日本攻陷岳陽，長沙我國守軍奉省主席張治中命令，並由長沙警備司令鄧悌、長沙警察局長文重孚，執行焦土政策；在長沙市區縱火，使這個湖南省會幾成廢墟，人民及財產損失更不可估計。

值此時際，軍委會認為在湘西的沅陵，已非安全之地，乃命令張少帥立即遷往貴州修文縣的陽明洞，當抵達時已為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湖南貴州雖為中國南方省份，但天氣亦已十分寒冷。從沅陵乘汽車走了三天才到貴陽，當天先往貴陽南廠軍營軍委會特務團團部內，團長樓秉國盡心盡力招待少帥及警衛人員，貴州省會警察局長陳世賢也派了許多人員幫忙照料一切。次日離貴陽前往修文縣，大概只走五、六個小時就到達目的地的修文縣陽明洞。陽明洞是明朝大儒王守仁陽明先生讀書講學之地，距修文縣城才三華里，是貴州名勝古蹟。貴州省與四川省均屬中國內奧之區，貴州如再有問題，那中國也就到了無可逃避的地步了。陽明洞的洞外，有房舍數間，經緊急修飾後，就成了少帥暫居的處所，以迄抗戰勝利，少帥雖又遷居了幾個地方，但始終未再離開貴州省境。

張學良遷到貴州修文縣後，中國對日抗戰已邁入持久戰，蔣中正委員長有鑒於上海及南京與日本軍力拚作戰到底政策，使國軍有了重大傷亡後；立刻修改抗戰政策，在能致勝時果決展開攻

擊，不利或被包圍時，馬上命令主力部隊脫離戰場保存實力。因此，在台兒莊大勝後，當徐州國軍被日本軍包圍時，立刻全軍西撤至豫西各地，使日軍撲了個空。迨武漢大會戰時，國軍在外圍曾多次重創日軍，嗣左翼在田家鎮與武穴要塞使日本陸海軍有重大損失，右翼關麟徵又在南潯德安等地殲日軍四個聯隊。這時日軍惱羞成怒，加派大部隊圍攻武漢，擬一舉殲滅保衛武漢國軍主力予中國不能再起之打擊。這時日軍向全世界宣稱：「武漢被日軍攻略之時，即蔣介石政權壽終正寢之日。」

蔣中正在武漢大會戰千鈞一髮之際，將國軍分別撤往鄂西與湘北，使日軍又撲了個空。這時日軍始知一舉殲滅中國軍主力已不可能，才改變支持偽政權，分化中國之策略；汪精衛政權係在這種情形成立，倘中國無抗戰能力，雖汪精衛式政權亦將不被允許，只能有王克敏、梁鴻志、溥儀等純傀儡政權之存在。

張少帥在修文縣，因戰局穩定，中國已脫離迅速崩潰危機，所以他的生活也略有改善，軍統局特別在陽明洞附近修建了一個籃球場兼網球場，以供少帥運動之用。同時，西安事變另一主角楊虎城，就被監禁在息峯的玄天洞距修文縣不足百里，其待遇比張少帥差了很多。軍委會為了張少帥及息峯楊虎城的安全，特別調軍委會特務第四團來，團長名張興戈駐在息峯；派第二營營長徐啓龍駐修文，除了團長張興戈知道張揚一切外，其他人員相互之間沒有任何聯繫，張揚之間彼此更不知道就住在不遠的地區。

貴州省立高中當時為了避免日機轟炸影響學業，特遷到修文上課，因此有少數學生知道張少帥就在陽明洞。軍統局為了防止省高學生走漏消息，特別派人負責郵電檢查。可是紙終究包不住火，結果還是有很多人知道張少帥在陽明洞，因為警衛森嚴，學生走到附近便止步回頭，誰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到了民國二十八年，軍委會為了張學良的安全，特派九十九師師長傅仲芳為貴州保安處長，藉以加強監管工作。傅仲芳到任後便親自到修文，與警衛人員詳談張少帥在修文陽明洞的情況，他認為應更進一步加強監視工作。傅又徵得警衛隊同意，派警衛員邱秀虎為修文縣保安警察大隊大隊附，大隊長係由縣長兼任，但實際指揮多由大隊附執行。

昔日帥勁已經褪色

張學良到了貴州後，因于鳳至患了乳癌，去美國醫治，於是陪伴少帥的重責大任便由趙四小姐一人承擔了下來。在陽明洞時，少帥時常以打麻將消磨時光，四小姐、王奶奶、杜副官陪着打，偶爾也由隊長夫人等陪着打。轉眼已是民國二十九年，這一年來少帥變化很大，不但人瘦了很多，頭髮脫掉了不少，因而成了禿頂益發顯得蒼老，已沒有二、三年前那種少帥的帥勁了。

民國三十年五月，這時美國已開始幫助中國，除了貸款以外，並經由滇緬公路運送作戰物資。中國的抗戰經過四年的孤軍奮戰，總算得到了外國援助，蔣中正委員長在國外聲望高漲，成為

反侵略陣營四巨頭之一。大家都知道中國軍隊以簡陋裝備，抵抗日本這個世界強國確屬不易，若沒有蔣中正堅強不屈的領導，早就成爲日本亡國奴了。張少帥在陽明洞雖然很感無聊，尤其是中國的抗日戰爭轉趨有利局勢，收復失土有望之際，少帥這時難免不無髀肉復生之嘆！

民國三十年五月間，少帥忽然腹痛如絞，劉乙光隊長判斷是盲腸炎，因係急病來不及向重慶軍統局請示，所以立刻去找貴州省政府主席吳鼎昌請示，吳做主把少帥送到貴陽中央醫院。貴陽中央醫院李宗恩院長，推荐該院外科主任楊靜波開刀主治；楊主任不愧爲名醫，僅用了四十分鐘，就將盲腸割除，情形非常良好。張少帥住在貴陽中央醫院修養了三個星期，誰也不知道他患病住院。當然貴州省政府主席吳鼎昌是例外，他還特地帶禮品到醫院探望少帥。

張學良對陽明洞住處不太滿意，要求出院後在貴陽住一段時間，軍統局戴局長同意讓張學良住在貴陽黔靈山麒麟洞。張少帥住到麒麟洞後，因爲身體尚在復原，不宜登山、垂釣等戶外運動。通過軍統局同意，由軍委會運輸局監察處分處長龔少俠，軍委會別動軍司令部貴陽辦事處主任吳仲謀，財政部貴州緝私處處長郭墨濤，以及貴州省會警察局局長夏松等人，經常陪少帥打橋牌或其他娛樂，這些組織均與軍統局有關係，其首長人選當然是軍統局的人員。

貴州雖不是中國富饒省份，貴陽也非繁華大城，但貴陽終究是省會所在地，來往人員衆多，自然也較爲複雜，所以當局不願張少帥久住貴陽

。因此，於民國三十一年二月，軍統局決定把少帥遷到貴州開陽縣劉育鄉去居住。開陽在貴陽以北，距修文與息峯均不算遠，但是比這兩個地方更爲偏僻，劉育鄉也稱劉衙，距開陽縣城又有七華里，當然更爲偏僻。少帥在劉育鄉住的房舍，都是新蓋的，相當堅固美觀有十幾個房間，這可能是張在貴陽時籌劃好了的，同時開陽縣新任縣長李毓楨、劉育鄉鄉長王堯都是軍統局人員，由此可見軍統局對張學良的監管是如何細密與重視了。

日軍入侵頻受挫折

到了民國三十三年冬，日本的敗象畢露，其海軍在中途島海戰、珊瑚島海戰、吉爾伯特羣島海戰、馬加撒海戰中，幾乎已爲美國所全部消滅。因此，日本所佔領的越南、泰國、馬來亞半島、星加坡、荷屬印尼羣島日本軍的輔給全被切斷，再也無法靠海運輸送任何作戰物資。這時日本軍閥急得像熱鍋上螞蟻一樣，不知如何是好，就在這時日本人病急亂投醫，企圖在陸上打通一條交通線，以代替海上運輸。其方案由中國東北遼寧到北平的北寧鐵路，連接漢口北平的平漢鐵路，再連接漢口到廣州的粵漢路；同時由廣東到廣西，廣西到越南、越南到泰國，泰國到馬來亞、星加坡有的是鐵路，有的是公路。路線均由日軍控制。

日本爲實現這個大陸交通線的幻夢，調出成守東北防俄的關東軍約三十萬人，再由東北調出十二萬僞滿國軍到北平，瓜代華北調出日軍的十

萬人。日本就利用這四十萬人，再加上原有各地日軍，首先進攻河南打通平漢路，繼而自武漢發動第四次長沙攻擊戰。適這時守長沙的中國勁旅關麟徵部隊調往雲南，於是長沙意外的被日軍攻陷，但越過長沙日軍，却在衡陽遭到中國國軍第十軍軍長方先覺部隊的堅強抵抗達三十餘日，使日軍鋒銳頓挫。

偷閒前往湖邊釣魚

在這場日本迴光返照的軍事行動中，日軍曾一度攻抵貴州省南部獨山，因此軍統局很迅速的把張少帥，自開陽劉育鄉遷到貴州省北部接近四川省的桐梓。嗣國軍大部隊在何應欽的率領下，增援貴州予日軍前鋒以嚴重打擊，已成強弩之末的日軍即行敗下陣來，日軍大陸交通線夢幻當然無法實現。

張學良住在貴州桐梓縣天門洞時的他的身體當時顯得很衰弱，頭頂禿了，人也瘦了，每次趕集購買物品時，也不像過去一買一大堆那樣，只買少許食品而已。不知少帥是因爲身體衰弱沒有食慾，所以不必要買許多食物，還是身邊帶的錢花得差不多了，一時無法補充？張少帥住的天門洞，距桐梓縣有十里地遠，洞前有個小湖，張的住房就在湖邊，所以少帥每天無事就在湖邊釣魚，因此每頓飯幾乎皆有魚吃。

蔣中正委員長對張少帥的居處安適與否是相當注意，自從抗戰開始後，國軍初期軍事形勢相當不利，手執三八式步槍，配上幾枝輕機槍的國軍，真無法與本日飛機、重砲、坦克車、裝甲車

、重機槍、鋼砲相頡抗。所以自從在上海苦撐八十七天，就節節敗退，到了武漢會戰後，才算穩住了陣腳；因此在這一段時間，軍委會對張少帥待遇，雖然不算壞，但是無法與在浙江溪口時期相比擬。張少帥到了貴州後，一切情形就漸漸改善，嗣日美開戰，中國的抗日戰爭，已與反侵略陣營合流，蔣中正自然對少帥生活更加注意。尤其是少帥到了貴州桐梓，蔣特命撥專款將少帥居停的天門洞與小西湖整飾得很像個樣子。小西湖位於桐梓縣東北方的羣山環抱之中，湖的面積約有百餘畝，湖水澄清，盛產名貴魚類，湖之西有一處小平原。在小西湖中建了一座「湖心亭」，亭中豎一石碑，上書「三潭印月」，完全仿照杭州西湖的格局，「湖心亭」迎着來的路的柱子上有一副對聯寫着：「一湖西子水」，「半壁桂林山」。

西子湖的沿岸遍植楊柳，柳枝迎風招展，因在小西湖西岸也修了一處石碑上書「柳浪聞鶯」，並在附近還修了一個小型跑馬場，此外還有籃球場、網球場等運動設施。筆者雖然沒去過小西湖，不過就資料所述，頗有台灣慈湖模樣，其格局顯然比慈湖還要廣大恢宏有氣魄。

小西湖東面的山上有兩個大洞，深入山腰七十公尺，兩面均可見天日，這兩個大洞一名上天門洞，一名下天門洞，下面有天門河，小西湖的水即由天門河流入而形成的。小西湖東面山嶺之處也建了一個小亭名望湖亭，不遠處又修了放鶴亭，這是根據傳說這裏曾有紅頂仙鶴棲息。此外在這羣山環抱的小西湖周圍名勝，還有返照岩、

金家岩、天橋、天門溶岩洞等有名的遊覽地。

勝利還都遷台山居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中國的抗戰終於獲得最後勝利，東北地區也為我國收回，張少帥的國仇家恨，可以說由日本的投降而瀟雪。可是政府與共黨的內戰又緊接著爆發，國共之戰由民國十六年到民國二十五年這是一個階段，這個階段大致是國軍佔優勢，共黨是在包圍與追擊中求生存。西安事變後，國共只在極短暫時期內，真的息兵不戰，不久七七事變發生，和平狀況即呈現不穩態勢。共軍在政府抗戰撤退地區內，擴展勢力樹立基礎，國家遺留在淪陷區零星武力，多非共軍對手而被消滅。甚至，其後由政府派至淪陷區的有較大力量的游擊部隊，在共軍壓迫下，也很難發揮抗日功效。因此在抗戰後的國軍與共軍，可以說形成一種「不戰不和」、「亦戰亦和」狀態。

抗戰勝利後，國軍與共軍均亟力接收曾經淪陷的土地時，重要城市雖多由國軍接收，但共軍在大城市之外擴展獲得廣大土地與空間，尤其共軍在序戰中，在山西南部的臨汾與運城兩大戰役中獲得重要勝利，及後又在邯鄲作戰中，有效的殲滅國軍十一戰區北上的武力，這一時期又形成國共全面大戰。

自此，共軍在華北戰場非常成功的阻斷了平漢鐵路與津浦鐵路交通，因而取得重大優勢。在這種情勢下，蔣中正委員長當然會想起，西安事變破壞了他對共黨作戰中獲得完全勝利契機，而

使他「先安內後攘外」政策功虧一簣。

基於以上因素，民國三十五年，雖屆張學良十年刑滿之期，但仍未獲釋放，這是可以理解的。至於張學良於民國三十五年底，由貴州桐梓到重慶被送到台灣的原因，以筆者看法，係由於國軍與共黨主戰場雖在華北及蘇北等地；但在湖北大別山，廣西雲南地區也有共黨游擊隊出沒，看管張學良必須耗費很大的人力以策安全，不如送到有海隔絕的台灣比較更為安全可靠。

同時，由此也可看出蔣中正委員長對張學良，與對楊虎城顯然不同；因為如留張學良仍在貴州，必須對張行動嚴加管制以免發生意外，如此必對張學良造成諸多不便，而對楊虎城則似未考慮及此，所以楊虎城仍留在貴州。

張學良由貴州移居台灣一節，事前事後並無人知，當張治中及莫德惠先後來台探視張學良消息見報後，始為國人所悉。至於張學良確實到台灣時期，大多數人均云在民國三十六年春，但在民國卅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發生事變時，張學良已在竹東井上溫泉之事實，以筆者蠡測張可能在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及十一月間來台可能性最大。

因為，根據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出任貴州桐梓縣縣長的趙季桓所述，而判斷在民國卅五年十月及十一月間來台。趙季桓縣長說：「七月初的一天，劉團長一早便驅車前來接我去見張將軍，張將軍當時被軟禁在離城約五公里的黑種鄉……張將軍住在一棟一連五間的平房裏，左傍「小西湖」，右靠「跑馬場」，四周山巒起伏，環境十分優美，如果不是刀槍林立，劍拔弩張，倒是一

處避暑勝地。」

趙季桓又描述說：「三天後，張將軍派人送來一張署名「毅庵」的條幅，寫的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民國三十五年九月九日，我又去看張將軍……他說過去多是三缺一，今天總算湊够了局，接着趙四小姐找來劉團長，我陪着打了四圈牌。」趙季桓又寫道：「此后有一天下午，張將軍派人送來一張便條和兩卷字畫，一罐泡海椒，一對波斯貓。便條上寫着「兩卷字畫，係多年珍藏，泡海椒係四小姐親手所作，貓是我從國外帶回來的，解繩本領很強，初到一地必須關好，不然會跑掉，餵熟後很會捕鼠……。」趙季桓看到少帥的便條，以及送來字畫及波斯貓後，他意會到少帥或將遷離此地，否則他無緣無故送這些東西做啥？趙季桓乃於第二天清晨就跑到小西湖去，但已遲了一步，少帥在昨天午夜就走了。他並打聽出少帥是去了重慶，在重慶沒住多久便被送到台灣去了。

基於趙季桓所云，他在民國三十五年九月九日，還與少帥、四小姐、劉團長等打了四圈麻將。趙所說「此後有一天」，這一天究竟是打牌後多少天，現在已很難猜測，但可斷定不是十天或八天。因為十天或八天，趙回憶時很容易記起，因此筆者認為應在半個月以上，再加上赴重慶路上所用的天數，以及在重慶逗留若干天，所以少帥到台灣應在十月到十一月之間，大致上是差不多的。少帥到了台灣新竹井上溫泉，住了兩三個月，便碰上二月二十八日的變亂，聽說少帥亦飽受驚嚇！（未完待續）

最低廉的售價·最熱門的好書

褚問鵠著 花落春猶在

第一、二、三冊出版
合售新台幣叁百陸拾元

名作家褚問鵠女士，浙江嘉興人，北京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五十年前任十八軍上校秘書，軍委會戰幹團訓育主任，廣東省政府參議，本書為褚女士精心傑作，懷舊憶往，文字生動詳實，女性讀者，往往抱書而哭，感人之深，可以想見，要目有：童年的回憶。蠟炬成灰淚始乾。山西歷險記。從晉北到故鄉。重到申江更斷腸。撫孤自苦甘零落。空花到眼總無緣。道是無情卻有情。「一二八」烽烟驚客夢。戎馬馳驅十五年。噩耗傳來摧肺肝。西安事變拾零。戰時的訓練工作。湖北的戰時省會。千里奔波探兒病。居然生入玉門關。綠茶紅梅相映生輝。幾時歸夢到江南。南湖烟雨憶當年。解甲歸田成一夢。母子瑩瑩細談別後。廉頗未老氣壯山河。榴花紅映舊征袍等篇。

全書分裝叁冊合售百陸拾元，歡迎購閱。
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